

二十世纪法国思想家评传丛书·1·

# 阳光与阴影

——阿尔贝·加缪传

【法】罗歇·格勒尼埃 著

顾嘉琛 译



*Albert Camus*

二十世纪法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 阳光与阴影

——阿贝尔·加缪传

〔法〕罗歇·格勒尼埃 著  
顾嘉琛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 京·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97-0193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阳光与阴影:阿尔贝·加缪传/(法)格勒尼埃(Grenier, R.)著;顾嘉琛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5

(二十世纪法国思想家评传丛书/杜小真等主编)

ISBN 7-301-02794-X

I. 阳… II. ①格… ②顾… III. 加缪, A-传记 IV. B565.59

本书的中文版由法国伽利玛出版社授权于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R. Grenier

Albert Camus

Soleil et ombre

© Edition Gallimard 1987

**书 名:** 阳光与阴影——阿尔贝·加缪传

**著作责任者:** 顾嘉琛 译

**责任编辑:** 严胜男

**标准书号:** ISBN 7-301-02794-X/K·0196

**出版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电 话:** 出版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559712 编辑部 62752032

**排版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

**印刷者:** 北京博诚印刷厂

**发行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销者:** 新华书店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375 印张 240 千字

1997 年 5 月第一版 1997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 15.80 元

## 总 序

二十世纪的法国思想界可谓人才荟萃,群星灿烂:从十九、二十世纪相交时的柏格森到二次大战前后的萨特、加缪、梅洛·庞蒂等 3H(指黑格尔、海德格尔、胡塞尔)的一代;从六十年代前后闻名的福柯、施特劳斯、杜梅泽尔、拉康、罗兰·巴特等怀疑的一代;以至晚近的解构思想的代表德里达、德勒兹、利奥塔;还有近些年来倍受关注的思想大家巴什拉、利科、勒维纳斯……尽管他们的思想、经历、理论旨趣相迥各异,但他们却共同继承了法兰西人文精神传统:他们那样热切地关注着人的现实,关注着人的命运与未来,探求着解释“人”这个千古难译之谜的道路……变换更迭的几代思想家与历史文化息息相通,他们是各自代表时代的象征。

《二十世纪法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奉献给读者的就是这些思想家生活、思想、经历的真实记录。一些著名作家、记者、评论家撰写的这些传记为我们描绘出伟大思想家们的生动形象;告诉我们他们那些深刻而又富于魅力的思想是如何形成发展的;同样也告诉我们:在动荡不安、风云变幻而又总是欲求和平的二十世纪仍然有这样一些人,他们追求看来并非“有用”却极崇高的东西。为着这“无用”又“无功利”的信仰,他们苦苦探索,历尽心灵的种种磨难,

宁愿付出任何代价，给人类文明留下了最珍贵的精神财富。对于站在二十世纪末的世界来说，这一切愈发显得重要。须知，了解这些思想家，对于真实理解他们的思想，对于深入研究、认识二十世纪的西方，对于更深刻地思考我们自身该是多么“有用”。

杜小真

一九九七年三月一日

## 译者序

为了改变天生的无动于衷的立场，我曾置身于苦难与阳光之间。苦难使我不相信阳光之下一切都是美好的，而在历史中，阳光则告诉我，历史并非一切。

——加缪《反面与正面》前言

阿尔贝·加缪——这位被几代青年视为“兄长”的优秀文学家，法兰西最年轻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地中海的阳光与海水哺育而成的荒谬哲学家，生前遭受过贫困与苦难、误解与诽谤，也享受过阳光欢乐、盛誉与荣光的伟大思想家，于1960年猝然离世，至今三十多年过去了。

时值九十年代的今天，人们并没有忘记他，他的名字再次异彩夺目；越来越多的人研究他的著作与思想，成果遍及世界各地；他的未竟遗作《第一个人》在1994年出版，引起轰动；他的剧作《卡利古拉》在法兰西剧院再度上演，大获成功；他的成名作《局外人》一版再版，印数高达700万册……的确，历史的变迁，时代的进步，回顾与反思使人们对这位杰出的思想家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因而更加崇敬他、怀念他，也希望能更多地知道他……

评论家J·达尼埃尔说过，如果一位想了解加缪的年轻人征求他的意见，他会建议他去读两本书。很凑巧，这两本书的作者姓氏相同：一本是加缪的老师、挚友，崇拜老子的法国哲学家让·格勒尼埃的著作，还有一本就是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加缪传记——《阳光与阴影》，作者是罗歇·格勒尼埃。罗歇·格勒尼埃是小说家，被

誉为法兰西的契诃夫。他也是加缪的好友。达尼埃尔认为,至今为止,对加缪的研究探秘尚没有超出这两部著作的深度。

一位作家所拥有的最属于他自己的东西是他的作品,作品亦是最能说明作者思想及本人特点的最宝贵的材料。罗歇·格勒尼埃的这部加缪传记最突出的特点,也可说优于其他有关介绍加缪的作品的地方,就是它远非一部生平传记,而是一部精神传记——一部以传主作品为主线而展开评述的传记。作者以翔实的基础,依循加缪作品前后顺序详细地从酝酿、写作、发表过程中的历史、社会情况出发介绍作品本身,极有重点地分析、评论了作品的内容及主题,并且还论述了各作品之间的关联。因此,这部以作品为主线并融合多方有关情况的传记,向读者展现的是一个真实、立体、有血有肉的加缪。正如作者自己所说:“本书并无其他目的,只想沿循他的创作历程,一步一步地前行。我觉得与其追寻他所构建的框架,倒不如从始至终地去探索他的著作的主流,就像从源头开始探索河流一样。”读者随着作者从这个源头出发,进入加缪创作生涯的长河之中;通过他前后保持如此一致性的文学、戏剧、哲学等作品,会逐渐感觉体味到加缪的中心思想——荒谬的具体而深刻的含义,理解由此而来的“我的反抗、我的自由、我的激情”的推论,更能领悟加缪充满对大自然、对人生之爱的反抗精神。他那以西西弗下山的沉重而均匀的脚步勇赴荒谬的形象会深深地震撼读者的心灵。他通过作品为我们展现的人生图画是惊心动魄的,他为我们咏唱的人生悲歌是微笑着的,他的悲哀与微笑会长久地留在对人生进行哲学思考的人们心中。

正因如此,我们选择了这本书翻译介绍给读者,希望它有助于读者了解加缪,加深理解西方当代人思想的发展与变化。

企盼译者的愿望能够实现。

1995年11月

于北京大学燕北园

## 作者序

1913年，那位后来名为阿·加缪的人，生于阿尔及利亚蒙多维的葡萄种植园——“位于贫穷和阳光之间”的地方。对那些依然记得1960年初死于车祸的年富力强的加缪形象的人来说，想象年逾八旬的加缪形象乃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而在今天，不认识加缪的青少年，当他们打开《局外人》时，他们遇到的不是经典作家冷若冰霜的面孔，而是一位说年轻人的话，怀着对真实的渴望并且揭示着荒谬的人。

自他去世以来，有几代人都以各自的方式，针对当时所遇到的问题阅读过他的作品。他们追寻着他走过的道路：“从揭示内心或抒发情感的早期散文到《局外人》、《鼠疫》，直至幻想破灭的《堕落》。他们从《反抗者》中看到他在思想领域的斗争，从《卡利古拉》或从改编了的陀思妥也夫斯基的《群魔》等作品中，看到他对戏剧的深爱。今天，读者终于得以发现《第一人》这部感人至深的作品，这是 he 去世前才开始写作的长篇小说——追忆他那贫苦、但又得到纯朴的人们的爱、受到地中海及其阳光启迪的童年。他在概述写作计划时说：“总之，我要讲述我曾经爱过的人们。”

1957年，加缪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由于他一直参与当时的斗争，所以不乏仇人和诋毁者。然而，他却始终偏重道德而不是政治。他说过要以道德代替政治，至少要在政治中掺上一点道德。他的全部作品都是生活的真实见证。他把尼采的这句话当做自己的座右铭：“任何苦难都无法，而且永远无法让我对我所认识的生活作伪证。”但是，不应该忘记他首先要成为一个艺术家。无疑，正因为如



此,他的作品始终离我们那么近。加缪是一位凭借自己的激情和焦虑——同样也是我们的激情和焦虑——创造神话的艺术家。

R. 格勒尼埃

1995年12月

## 引 言

阳光和阴影。我使用这两个词，是因为想到加缪的祖籍是西班牙，并且他对西班牙的眷恋一如既往，同时因为这两个词能概括他的思想和作品，概括他理解生活的方式和他的斗争的意义。斗牛场的看台上，阳光下的座位是穷人的席位。《婚礼》的作者自称青年时代是在“贫困和阳光”之间度过的。阴凉处是富人的地盘。在那里可遇见权势、非正义和造成人们不幸的一切东西。加缪从不曾容忍人类本性的这种堕落，他称此为虚无主义。

也许，由于出身卑微，他不得不拼命奋斗去争得享受文化的权利，因此他并不满足于当一名艺术家。他身上没有丝毫猎奇者、怀疑论者和犬儒主义者的味道。他致力于为自己把世界塑造成一个和谐的形象，一种道德即生活的法则将会由此产生。如果说他初步的分析使他得出了荒谬这个结论，那么他并不是为了自得其乐，而是为寻找出路，为反抗，为爱。

至于文学，对于他来说不仅是一种表达思想的方式或是一种他专心于其中的艺术。文学是个世界，是他这个出生在贝勒科的没有文化的家庭的穷孩子幻想着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世界。

后来，在谈到纪德时，他说他觉得纪德像一位“我欲生活在那座花园的守门人”。

我们在他对写作精益求精的态度中再次领略到这种敬意。他写作不马虎，不懈怠。相反，对遣词造句他有浓厚兴趣，对修辞也颇下功夫。

这就是加缪的天地。天地一词在此恰如其分。他曾说过，当代

作家“不再讲故事，而是去创造自己的天地”。

这种在世上建立秩序，以便将自己的信念扎根在坚实的基础上的需要使他不断地建筑起一些整体构想，在这些构想中，他尽力将自己全部作品归类。这种需要还使他给每部作品确定位置，就像是给一座大厦的每个房间作安排一样。他在斯德哥尔摩接受诺贝尔奖时重申了这一点：

“当我开始写作时，我有一个准确的计划：我首先要表达否定的思想。其形式有三种：小说：《局外人》；戏剧：《卡利古拉》、《误会》；思想意识：《西西弗的神话》。我仍用这三种形式表达肯定的思想：小说：《鼠疫》；戏剧：《戒严》、《正义者》；思想意识：《反抗者》。我还设想了第三类作品——环绕爱情这个主题。”

我们在此不重提他那些文章——他试图在那些文章里把自己的作品按序归类，仅以《记事》在1947年所记载的整体计划为例。这个计划的标题确实带有怀疑色彩：《并无来日》。其内容如下：

“第一类：荒谬：《局外人》、《西西弗的神话》、《卡利古拉》和《误会》。

“第二类：反叛：《鼠疫》（及附录）、《反抗者》、《卡利阿也夫》。

“第三类：评判：《第一个人》。

“第四类：心碎的爱情：《柴火堆》、《论爱情》、《诱惑者》。

“第五类：经过修改的创作或体系：长篇小说、长篇思考、不供演出的剧本。”

奇怪的是，若这些计划多少像在预告诸如《堕落》（评判类）和因他去世而没有完成的《第一个人》这样未来的作品，那它们竟把《局外人》列在首位，而忘记了在阿尔及利亚发表的《反面与正面》与《婚礼》。难道因为这两部作品与计划不符吗？加缪很久以后才同意把这两本书介绍给法国本土的读者。1950年，当《婚礼》在伽利玛出版社出版时，他加上了一篇出版者的话，实际上正是作者本人的说明：

“……再版时未对原文作任何改动，尽管作者一直把这些作品视为习作——从这个词的准确而狭窄的意义上说的。”

我还记得他喜欢说他在很长时间里曾写过各种类型的作品。但是，随着《反面与正面》和《婚礼》的发表，甚至更早一些，他的作家生涯已开始了。本书并无其他目的，只想沿循他的创作历程，一步一步地前行。我觉得与其追寻他所构建的框架，倒不如从始至终地去探索他的著作的主流，就像从源头开始探索河流一样。

可是，我已经说过，加缪并不是一位创作动人文学作品的美学家。他的每部作品都表达了他的介入思想，同他生活中发生的事件是不可分的。在他一生中，他从不曾置身于社会斗争、人间疾苦和生活的颤动之外，而是置身于其中。因此，我在对他的作品进行分析研究时经常谈到他的生活经历，说明他写某部作品时的遭遇。赞成或反对圣贝夫<sup>①</sup>的主张，这种做法有点简单化。不应当排除任何有益于认识一部作品的东西。

当他荣获诺贝尔奖在斯德哥尔摩发表演说时，他引述了埃默森<sup>②</sup>的话：

“人服从自身的天赋才能，这是最好的信念。”

加缪具有这种信念。他从不曾背离自己的道路。这使他的作品保持着如此的一致性。

感谢卡特琳娜和让·加缪对本书的出版所做的工作，他们同克洛德和罗伯尔·伽利玛一起曾要我编撰七星文库版的加缪影集；还要感谢吕斯和马利翁·费希，他们使我能为“诚实者俱乐部”给加缪全集作序加注。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不可能完成本书写作的基础工作。

① 圣贝夫(Sainte-Beuve, 1804—1869):法国文学批评家。

② 埃默森(Emerson, 1803—1882):美国评论家、哲学家。

# 目 录

译者序·····	(1)
作者序·····	(1)
引言·····	(1)
早期作品·····	(1)
《可鄙的年代》·····	(15)
《阿斯杜里的暴动》·····	(27)
《反面与正面》·····	(31)
《婚礼》·····	(39)
《幸福的死亡》·····	(45)
《局外人》·····	(57)
《西西弗的神话》·····	(78)
《卡利古拉》·····	(88)
《误会》·····	(98)
《致一位德国友人的信》·····	(108)
《鼠疫》·····	(111)
《戒严》·····	(132)
《旅行日记》·····	(137)
《正义者》·····	(143)
《时文集》I·····	(149)
《反抗者》·····	(163)

---

《记事》	(179)
《精灵》	(184)
《对十字架的崇敬》	(188)
《时文集》Ⅰ	(190)
《夏天》	(196)
《有趣的病情》	(202)
《堕落》	(205)
《对一位修女的追思》	(216)
《流亡和王国》	(223)
《关于断头台的思考》	(230)
《奥尔梅多的骑士》	(235)
《在瑞典的演说》	(238)
《时文集》Ⅱ	(246)
《群魔》	(257)
评论文集	(267)

## 早期作品

(1932—1934)

署名加缪的作品最早发表于1932年。那年他18岁，但已走过了一段漫长的路。后来，他对研究他作品的卡尔·阿·维吉阿尼教授说：

“我周围没有一个人识字，您想一想吧！”

阿尔贝·加缪1913年11月7日凌晨2点出生在君士坦丁堡博纳(今阿纳西)南几公里，离蒙多维不远的—一个名叫“宪兵帽”的葡萄种植园里。父亲吕西安·加缪受雇于阿尔及尔的富有酒商利科姆，在种植园干活。加缪的祖辈从波尔多(并不是从阿尔萨斯，如作家本人所认为的那样)来到阿尔及利亚，他们属于最早的移民。母亲那边，即辛代一家(《局外人》中有一个人物叫辛代)，原籍米诺克。阿尔贝的母亲卡特琳娜在九个孩子中排行第二。这两家人都属于最贫困的阶层。

1914年，吕西安·加缪应征入伍，在第一朱阿夫团<sup>①</sup>服役。他在马恩河战役中负伤，头部被弹片击中，双目失明，被抬到由圣·布里厄的圣心学校改建成的医院里治疗。他在一周后，即1914年10月11日，不幸死去。1947年，一个在圣·布里厄土生土长的名叫路易·纪约的人将阿尔贝·加缪带到他其实并不认识的父亲墓

---

<sup>①</sup> 法国轻步兵团。

前。

阿尔贝·加缪在阿尔及尔贝勒科平民区长大的，住在外祖母家。他母亲自从丈夫上前线后，就带着两个孩子回了娘家。娘家共三间房，没有水电，卡特琳娜的两个兄弟也同住在一起，不久，又添了一个侄女。

在物质和精神生活如此贫乏的环境中，如何能出人头地呢？中学教员路易·日耳曼功不可没，他在奥穆拉街的镇办男校中中级班二年级教书。他看到这孩子天资聪明，就要他在课余时间学习更多的东西，他还说服了持保留态度的孩子的外祖母，外祖母一心想让阿尔贝早一点自谋生路。这位老师推荐他去参加公立中学和初级中学奖学金会考。

进了公立中学，这个享受国家助学金的年轻人发现自己很贫寒。从前，在贝勒科镇办学校里大家都很穷，因此他并没有察觉到这一点。他感到很羞愧，继而，又为自己的羞愧而感到惭愧。14岁那年，他酷爱踢足球，起先参加了蒙邦西耶体育协会，后来当上了阿尔及尔大学俱乐部(R. U. A.)青年队的守门员。1953年他在心情苦闷时给 R. U. A. 队报写信说：

“我很快明白了，球从来不会从你判断的方向踢来。这在生活中对我颇有教益，尤其在本土上，这里的人并不踏实肯干。”

他对这段生活是很留恋的，他后来对巴黎体育协会球队有某种偏爱，原因是这个球队穿的球衣同 R. U. A. 一样，都有蓝色和白色圆圈。他自己也承认：

“当时我不知道 20 年后在巴黎街头或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街上（确实曾遇到过），一位萍水相逢的朋友说起 R. U. A.，依然会使我的心情无比激动。”

尤其在《鼠疫》中，他谈起足球来完全是个行家。

1930年，他17岁，是哲学班的学生，当时，那将改变他生活道路的疾病已初露端倪。他开始咳血。告别了，足球。在莫达法医院



——他在青年时代的作品中称之为“贫民区医院”——诊断的结果是右肺干酪样结核。在当时及后来相当长的时间中，这种病意味着不治之症，这对他的哲学思想产生了影响。一个酷爱生活的人眼看着自己被莫名其妙地剥夺生命，这就是荒谬的最初表现之一。在《婚礼》的“捷米拉之风”中，萌生了另一种思想。一个年轻人“从不曾琢磨过死亡或虚空的含义，然而，他却尝到了它带来的可怖滋味”。除非，他病倒了。“在这方面，没有比疾病更可鄙的东西了。这是对付死亡的良药，它为死亡作着准备。它创造了一种见习过程，在这种见习的初步阶段要学会自悯自怜。它支持着人为摆脱必死无疑的命运作出不懈的努力。”

对许多作家来说，疾病是躲避社交的机会或手段，使他们能够潜心从事写作。福楼拜和普鲁斯特就是这样。加缪并无得一场有益无害的疾病的方法。这场病只是“在我已面临的障碍上增添了别种障碍，而且是最艰难的障碍”。他在《反面与正面》中这样写道。然而他又说：

“这场病终究使我获得了这种内心的自由，得以对人类的私利保持一定距离，正是这种距离使我免遭怨恨。”

当他偶尔几次谈到自己的疾病时，他并没有自暴自弃或是安于病态。他想过正常人的生活，除了几次十分严重的发作之外，他终于如愿以偿。1934年8月，他给让·格勒尼埃的信中写道：

“一个年轻人不可能完全自暴自弃。各种各样的厌倦情绪并不会使他丧失自身拥有的不断振作起来的力量。长期以来，我一直对自己的生命力全然不知。这也许让您惊讶，但我并无自鸣得意的意思。我觉得我具有抵抗力、毅力和意志。除此之外，还有如此美好的良辰和亲切的友人。因此，您不必过分为我担心。确实，我身体状况还不佳，但是，我有康复的愿望。”

让·格勒尼埃是他的哲学老师，也是一位作家，他是路易·纪